

秋染山路

苗青(广东)摄



不如过秋天

吴春萍(四川)

春天那么短,那么地——转瞬即逝;夏天有点长,有点儿——潏热难息;不如过秋天,秋来了——步履轻盈。

秋高气爽。

随着阳光的热情渐收,风带着了一股凉意徐徐而来,树叶也一片接着一片地失却了绿的色泽,开始变得斑斓起来,叶柄的根部,也出现了代表着日渐衰老痕迹的层层晕圈。紧跟着,树叶告别树枝,各色落叶就像轻巧多姿的蝴蝶一般,从空中飘然坠下,留下一个个美丽的弧度,悄无声息地从土地上轻轻滑翔而过,重新融入大地母亲厚实的怀抱……这是不是正应了《西游记》里,菩提祖师对孙悟空说过的一句佛语——“从哪里来,回哪里去”?

叶落归根,北雁南回,在空中穿梭的飞鸟越来越少了。偶尔,也会出现几天回暖的日子,金黄的艳阳高照,碧空蔚蓝万里如洗,白天里明亮温暖、祥和安宁,仿佛回到了阳春。这时候,上了些岁数的庄稼人,就会满怀喜悦和憧憬,加紧侍弄一垄又一垄生机盎然的农作物,那一个乐活啊,那一脸的笑容哟,一条条皱纹都忙不迭地在阳光里铺排舒展开来,好像要从沟沟壑壑里开出一朵朵的花儿一样。

可惜,这样的好时光在秋天里并不是天天都有。凉由脚下起,“露从今夜白”,立秋了,转眼又要白露了……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,秋天粉墨登场了!从白露这一天开始,确切点说,应该是从这一天的夜里开始,因为寒凉每每总会在夜间降临——我习惯性地会在清晨去给花草浇水,却忽然发现花瓣和叶尖上悬挂着一颗颗清透明净的露珠。那一颗颗晶莹的露珠轻轻地颤动着,如珍珠,似玻璃,若水晶,折射出一个个闪亮的光点,仿佛只要轻轻一碰,它们就会碎裂开去,不由让人心生怜爱,不忍触摸。一种愉悦之情在这闪亮的光点中油然而生,一如露珠,怦然如冰。我在秋里秋外,与明天续约了一份感人的心灵悸动。

这个秋天里,说不定,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精彩值得我们一起期待。不如就这样吧,就这样过秋天——看多彩的落叶缤纷,看飘香的桂花撒落一地金黄,看稻浪中无数憧憬的笑容开出甜蜜的花朵……

立秋后的一场雨,把江南夏日的潏热尽扫。未待舒爽尽兴,只是两个晴日,天儿便又热得黏答答的了,仿佛又回到了盛夏。这,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。

故乡的秋天,来得敞亮,利落,从不拖泥带水。秋风起时,长空辽阔,那些随处可见的挺立的树,高高举起已流失了水分、渐黄渐脆的叶子,“哗啦啦”地摇着,宛若金铃。北方的秋是淡蓝色,和高远的天空一样,爽朗透彻,人们行走在秋风里,每一个毛孔都是清爽的。

故乡的秋天,是收获的季节。在北方那个小城,有一条大河穿城而过,人们临河而居。怀着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,人们在河滩的空地上栽种了花草和庄稼。那个时候的城市,不像现在这般高楼林

立,而是家家几乎都有小院子,特别是我们家,由于靠着大堤,院子尤为深阔。

喜爱园艺的母亲,把家里的院子伺弄得花团锦簇。沿着院墙的,是各种花卉;小路两旁,是一畦畦菜地。到了秋天时,母亲一边采摘下可食的瓜果,一边选最好的保护起来。倭瓜是老绿色的,懒洋洋地卧着,我很爱惜它,因为等破开它时,母亲除挑出粒大饱满的十几粒瓜子留做种子外,其它的,就和之前留下来的瓜子一起被炒得香喷喷的。丝瓜在墙边的架上垂挂着,壳已经由黄变黑,待到深秋时,母亲把它们摘下来,我就有了活儿干——要把它们的壳小心剥去,然后敲去那些黑黑硬硬的种子,再将其晒干

晒硬,这就成了丝瓜瓤子。母亲把丝瓜瓤子截成一段一段的,这些便是刷锅刷碗的好帮手,惹得邻居们常来索要。

秋天,收获的范围,由小院向外延伸,一直抵达河心的高地,那里有我们栽种的玉米和芝麻。它们按季按时生长,当秋天召唤的时候,就骄傲地呈现出自己的丰盈。哥哥们水性好,不屑于用船,他们带着家里洗澡用的大铁皮盆横渡至河心的高地,把玉米棒子掰下来,装盆,再横渡回来,只是回来时,要拽着那沉沉的大盆。每逢此时,哥哥们都很骄傲,因为这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和超好的水性。芝麻连秆砍下,也放进盆里拉回来,扛回院子里摊开晾晒,干透后黑黑的芝麻被敲打出来,母亲将它们收在

想念乌镇

王南海(河北)

碎花的小围裙……每一件都让人爱不释手。在衣服的旁边,还悬挂着用蓝印花布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布鱼,每一条都肥美可爱,象征了美好而富足的生活。我时常想象,当清纯雅致的姑娘身着蓝印花布衣,行走在烟雨迷蒙的乌镇石板路上时,该是何等的美丽?

想念乌镇的杭白菊。只需轻轻饮一口,便顿感唇齿飘香,旅途的劳累瞬间一扫而空。那一朵朵菊,白而微黄,在水中上下浮沉,轻轻地舞蹈着。坐在原木的小桌旁,看着乌镇夕阳西下,看着灯光点点闪烁,品一杯杭白菊,人也微醺了。

想念乌镇的稻草人。沿着光洁的石板路向镇外走,在窄窄的小路尽头,眼前豁然开朗。在水墨般的

乌镇外,农田翠绿,河水弯弯,一个个调皮可爱的稻草人,掩映在农田里,让人禁不住跑过去细看。这些稻草人真是可爱极了,有的伸着胳膊,有的背着竹筐,有的像调皮的孩子,有的像耕作的老农。我们也如孩子般跑到田地边,伸出胳膊,假装自己也是一个稻草人,享受风拂雨润,挥洒呵护农田的温情。

想念乌镇的铁皮人。巧手的工匠们,用冰冷的铁皮制作出一个个惟妙惟肖的铁皮小人。那些铁皮小人,像极了郑渊洁笔下的人物,活灵活现,似乎只需在他们耳边轻语几句,他们就可以欢快地演绎出动人的故事来。在那些小铁皮人中,有一对可爱的小天使,眼睛大大的,捧着一颗爱心,似乎正挥着翅

膀将最美的祝福送至天涯海角。

想念乌镇的美食。月上枝头,夜色渐浓,小吃摊位上却热闹起来。一笼笼,一屉屉,热腾腾,香喷喷,鼓汁蒸烧麦,蜜汁叉烧包,皮蛋瘦肉粥,陈皮红豆沙,糯米鸡……每一道都能钩出人们的馋虫来,让人心满意足,更让人恋恋不舍。

我是如此怀念在乌镇的时光,那段短暂的日子,像一曲余韵悠长的小提琴协奏曲,让我在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中,如痴如醉。当我离去时,乌镇的雨淅淅沥沥,仿佛在挽留着我的脚步,我的行李箱在石板路上轻轻地叩响着,似乎也带着浓浓的不舍。

也许,我在怀念乌镇的时候,也怀念着远行的生活……

梦里乡愁新米香

徐光惠(重庆)

我的故乡在重庆大足濑溪河畔。父老乡亲们一年四季以种地为生。

春天,果树开花,点豆种瓜,绿油油的秧苗蓬勃生长,伴着农人的期盼抽穗、扬花。立秋一过,一垄垄水稻逐渐成熟,稻浪滚滚,金黄璀璨。果香、稻香弥漫,绵延十里,芬芳满怀,整个村庄笼罩在醉人的香气中,大自然摆起了一年中最豪华的盛宴。

沉甸甸的稻谷在风中招摇,耀眼诱人,农人脸上的笑靥如绽放的向日葵,灿烂丰盈。麻雀欢天喜地,大张旗鼓地在田里飞来跳去,连搬带运;鸡鸭们也不甘示弱,来到田边吃吃喝喝,连声欢叫。

收割的日子充实而忙碌,天刚蒙蒙亮,稻田里“嘤嘤嘤”的打谷

声便此起彼伏,那是记忆里最生动的旋律。一茬茬稻谷整齐地卧在田间,仿佛醉倒的秋。孩子们在田里奔跑,拾捡稻谷、抓蚱蜢,追逐嬉闹声响彻在田野的上空。

村子里,到处晾晒着金晃晃、黄澄澄的稻谷,一派繁荣的丰收景象。母亲将晒干的稻草铺在床上,柔软舒适,我欢快地在上面翻上几个跟头,鼻息里都是阳光与田野的味道。

那时,家里人口多,米常常不够吃,只好掺上苞谷、红薯等杂粮,勉强填饱大家的肚皮。所以,我总盼着在某天放学后,回家一揭开锅盖,能见到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,就是不用菜,我也可以吃它两碗。

新米白花花、油沁沁的,粒粒饱满,如珍珠一样耀眼。每当新米下来

时,整个村庄就像过节一样热闹。炊烟袅袅,母亲开始生火煮饭,新米下锅,欢快地跳着舞,不一会儿,屋内便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米香。翻炒一会儿后,母亲将米捞出锅,用笊箕将米汤滤尽后上甑子蒸。饭很快就上汽了,透香的热气溢出锅盖,弥漫了整个灶屋,我们的肚子咕咕直叫,急不可待地等着新米饭吃。

看到我们眼巴巴的样子,母亲柔声轻唤:“来,先喝点米汤。”米汤冷却后,漂起一层油油的米汤皮,我伸出食指捞起一圈来吃,好吃得咂嘴。米汤黏糊糊、滑溜溜的,口感爽极了。

甑子里的饭越蒸越软,母亲揭开盖子,“饭好啦。”“噢!吃新米饭啰!”我们雀跃着爬上饭桌。新米饭

冒着热气,一颗颗晶莹透亮,软绵香糯,裹挟着淡淡的草香、泥香,带着阳光雨露的芬芳,这是世上最幸福最诱人的香,满口生津浸润心田。

母亲特意去街上买回了两斤猪肉,做成了香喷喷的回锅肉,又多炒了两个小菜。父亲破例喝上一杯老白干,微醺着给我们讲解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。香喷喷的新米饭让我们狼吞虎咽,听着父亲的教导,如小鸡啄米般点着头。

离开故乡多年,新米饭的香味依旧挥之不去,抹抹嘴,那香味仿佛还在唇齿之间散放着淡淡的乡愁味道。或许,在某个秋日,我会梦回故乡,尝上一口新米饭,香至心底……

流淌的文字藏深情

卜庆萍(山东)

读《季羨林散文精选》

每读到季羨林的散文,身子便觉得轻了起来,仿佛将云朵踩在了脚下,而往前走一步,便又会听到流水的声音。季羨林先生耐读又晓畅的文风,每每品读,总会给我带来极美的享受。

《季羨林散文精选》里的每篇散文,都是一朵盛开的花,有的艳丽,有的清雅,有的情感真挚,有的蕴含哲理,在芬芳中让人品味无尽。最爱读季先生的《清塘荷韵》,这篇经典散文文字清新,行文自然舒畅,读来思想沉醉其中,仿佛掉进美里去了。“有人从湖北来,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,外壳呈黑色,极硬。”“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,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。”然后,季先生“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”。接下来,到了季节,季先生每天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,但一直到秋凉落叶,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。第二年,翘盼的水面上仍没有露出荷叶。到了第三年,却忽然出现了奇迹,季先生意外地发现,在他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片圆圆的绿叶。真正的惊喜发生在第四年,到了荷花长叶的时候,在去年荷叶稀疏无几的地方,一夜之间就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,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,亭亭玉立。在行文里,季先生就是这样随性地种着荷,并在一年年地盼着荷,直待几颗小莲子终于长满了翠塘。“风乍起,一片莲瓣堕入水中,它从上面向下落,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,最后一接触到水面,二者合为一,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。”这是《清塘荷韵》中对花瓣落水的一段描写,读这段文字,像是在欣赏着美妙的画面,柔和而宁静,给人一片恬适。在季先生如流水般舒缓的叙事中,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大和美好,也看到了他内心的清静与高洁。

在《神奇的丝瓜》一文中,季先生以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触角,生动地描写了丝瓜这种小小的植物,向我们展示了其在生长过程中的精彩。一棵小小的丝瓜,平凡得很难留在人们的记忆中,然而在季先生的文章里,这不起眼的植物并没放弃对生命的沉思,它以自己的方式,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,让人读来颇受启迪。“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,它能考虑问题,而且还有行动,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;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,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,让它们疯狂地长。”走进《神奇的丝瓜》,可以感受到季先生是在用心描写自然,描写自然的智慧与巧妙,更是在揭示人类生存的真谛,他告诉我们,人类的生存也要追求这样的状态,体现这样的和谐之美。

《听雨》这样一个寻常的题目,季先生却写得质朴自然,生动入心。“静静地坐在那里,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。”季先生听出了“金声玉振”“黄钟大吕”,听出了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还听出了“如弹素琴”“如舞霹雳”“如兔起鹘落”……最后,季先生终于发出了埋在心底的声音:“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,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,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,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。”季先生的心中时刻牵挂着耕作的农民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,他用优美的文字,在一场寻常的听雨经历中道出了人生境界。

无论写动植物,还是写人写景,季先生的文章里都饱含着浓浓的人文关怀。读《季羨林散文精选》,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,远离尘嚣和浮躁,走向沉稳和美好。

